



人间小欢欣

□ 耿艳菊

周五下班,心情会比平日轻松愉悦。一想到有两天自由自在的周末时光等着自己,像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,整个心思都扑在上面,这五天里所遇到的烦心事难过事都轻飘飘的了,当时却是重若泰山的,让人喘不过气来,现在倒是轻如鸿毛了。

生活平淡重复,但也时常有小欢欣萦绕,人间的温情可爱也在这里吧。快乐似乎和宏大没多大关联,就是简单的

小事情,有时候就像一阵美妙的和风轻轻就吹走了心中的阴云。或许是看到一朵自由自在的云朵在天空游弋;或许在寒冷的冬天,窗台上养的水仙开花了,屋子顿时很明媚;或许买菜的时候,卖菜大姐好心地赠你一把香菜;或许是十分想看的书,打开购物车突然看到有货了;或许仅仅因为今天阳光很好,走到哪里都沐浴着暖暖的光辉……

下了班,悠闲地走在回家的路上,看看身边傍晚的风

景,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。路边有烤红薯的,热热的甜香弥漫着,连空气都是好闻的。前边不远处还有卖冰糖葫芦的三轮车,玻璃罩里红红的冰糖葫芦在灰色调的冬季里显得尤为喜庆。

一位朋友说,一个人生气时千万不要做决定。现在想来,这是明智的。不只是做决定,这样的人生大事,每天的小日子也应该保持愉悦的情绪,只有在心绪平和的时候,心上的眼睛才会明亮,看得见人世

间不起眼的温暖和快乐。

很多事情和那些令人辗转反侧的痛苦,转过头来看,不过都是时间的问题,时间到了,即便不攻自破,迎刃而解。人生中的喜怒哀乐,人生中的冷暖寒凉,都没有那么绝对的好与不好,角度不同,看问题的方式不同,也会有不同的感受。

生活中一件小小的欢欣事,也许会让你重新审视你苦心孤诣的追求是否有意义,你义愤填膺去计较的可能是一个可笑的答案。

苏东坡的呵呵

□ 项伟

呵呵,拟声词,作为网络常用语,活跃于每个人的聊天记录里。据说它曾被评为“最伤人词汇”第二名,为人所反感。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“呵呵”早在1700多年前就曾在文献中出现,而将它发扬光大的,竟是宋代“男神”苏东坡,在他的嘴里,“呵呵”一点也不讨人嫌,相反却有点幽默。

39岁那年的冬天,密州任上的苏轼,写了封信给好友鲜于子骏,先是叙旧,再聊创作,其中就用到了“呵呵”——“所索拙诗,岂敢措手……近却颇作小词,虽无柳七郎风味,亦自是一家。呵呵。”译成白话就是:你跟我要诗,小弟我有点拿不出手啊!这样,我最近喜欢写点小词,特附词一阙发你看看吧,虽说没有柳永的味道,却也自成一格。呵呵。

虽然表现得谦虚,却也难

掩得意之情,还不忘调侃一下柳七郎。一句“呵呵”,让一个亲和、傲娇,又带点小得意的苏轼,跃然纸上。当然了,东坡先生的确有“傲娇”的资本,这阙他嘴里的“小词”,就是大名鼎鼎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: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……”以至于千年之后,这首豪放之词竟成了后代子孙们的必读、必背课目。

与苏轼、蔡襄等合称“宋四家”的北宋人米芾,书法造诣很深。不过刚认识苏轼时,米芾还没混出什么名堂,甚至有一段时间,对于书法创作的前景与方向,颇感迷茫,他给老大哥寄去自己的书法作品,求安慰,也求指点。苏轼回信勉励,“呵呵”收尾,尽显文豪调皮、风趣的一面:“示及数诗,皆超然奇逸,笔迹异日,置之怀袖,不能释手。异日为宝,今未尔者,特以公在尔。呵呵。”意思是说,米芾老弟

啊,你的书法很漂亮,笔迹飘逸,我爱不释手啊!这些作品放在将来必是宝贝,之所以现在没人看重,那是因为你还没活着,呵呵!半是玩笑、半是赞许的苏氏幽默,让米芾听了很是受用,而一声“呵呵”,又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。在苏轼的鼓励之下,米芾的专业技能、境界不断提升,加之勤学苦练,终成一代书画名家。

苏轼的表兄文同,擅长画竹,有“墨竹大师”之称,他的竹画在当时可谓是一纸难求。苏轼“垂涎”已久,写信求画,名为求画,实为索画,恩威并施,理直气壮,临了还不忘附上“呵呵”。“哥,先不说帮你写《字说》的润笔费,就说我到处给你作记写赞,任你驱使,任劳任怨的,怎么着也得给我画几张吧?我就派人去你家拿,不要让人等太久哈。不然,我就到处乱画,然后题上字,说是你画的。或者拿着你我以前的约定去告状,索赔二

百五十匹绢。呵呵。”面对这么狡黠可爱的表弟,老实巴交的文同又能拿他怎么办呢?光阴流转,转眼已是千年,但读苏轼的信,却仿佛他就站在我们的面前,如隔壁的二叔、三大爷一般亲切,为何?真性情使然。这事还有个后续,据说文同真的画了一幅《赏雪谷偃竹图》,送给苏轼。几年后,文同去世,苏轼在整理字画时,“见此竹,废卷而哭失声”,可见,东坡先生确切是个性情中人。

友人孙頔也曾向苏轼求书。苏欣然应允,在回信中笑道:“纸轴纳去,余空纸两幅,留与五百年后人跋尾也。呵呵。”就是这么自信,就是这么超脱,怪不得连他的政敌王安石(苏轼曾主动与他化解龃龉,握手言和)都慨叹道:“不知更年几百,方有如此人物?”介甫先生泉下有知的话,很想告诉呢:千年过去了,还没有呢。呵呵。

厚厚的老日历

□ 夏天

每到年终岁尾,我都会买一本老式日历,厚厚的一大本。日历往书桌上一放,那么厚的一叠,一天撕掉一张,放慢脚步,来年的日子慢慢过。虽然时间不会因此增加一分一秒,可是心里不慌啊,有那么多日子在等我遇见,等我一起幸福,一起快乐,一起承担,而今天的这一页,撕掉就没有了,我会加倍珍惜当下。把自己的感受说给朋友听,她们笑我矫情,怎么过不是一天啊,背着抱着还不是一样沉。

这个习惯的养成,和奶奶有关。小时候家里到了年尾,奶奶都要买一本日历牌挂在

屋里最亮堂的地方。日历的封面永远是大红色,预示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,而里面的星期六,是我最喜欢的绿色,星期天是喜庆的红色。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,一看到绿色的星期六,心里就雀跃,因为马上就可以不用上学啦。每天早晨,奶奶用粗糙的大手,撕下一张,然后摩擦着新一天的页面,奶奶想让这一天平整顺滑,充满了深深的期待。这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,打湿了我的心,到如今依然印象深刻。

奶奶不识字,却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做上记号,比如家人的生日,所有的节气该吃什么就画什么,亲人故去的日子要祭奠,叔叔、伯伯、姑姑

哪天要来家里看她都要记上。没有一个字,日历上画满了圈勾和图画。也有的年里,奶奶不撕日历了,用一根橡皮筋,一张张地别过去,年底依然是厚厚的一叠,不同的是这一叠已不同于年初,经过三百六十五个日照与黄昏,烟火的熏染,分明蓄满了情感的记忆。而我更愿意撕掉它,眼看着日历变得越来越薄,心里越发珍惜时间。

慢慢地,日子变得越来越好,和那些清苦年代的一些老物件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一样,日历自然也更新换代了。网络时代到来,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可以显示时间,日历在生活中似乎变得越来越无

足轻重。

过去的旧时光,从清晨轻轻撕去日历的那一刻缓缓流过,仿佛听得到岁月在流逝的喘息,不管多么不愿意面对逝去的日子,不管多么不愿意让青春成为往事,可我必须坦然面对它。

一张张被丢弃在时间荒野里的日历,镌刻着我们的回忆,也雕刻着心灵和容颜。无论时光如何催白了青丝,把唤不回的去留在昨天,我这个恋旧的人,总是固执地保持着在新年换新日历本的习惯。

喜欢那厚厚的老日历,享受那厚厚擦起来的情感,也愿在以后的日历上写满幸福的故事。

古代如何对待乱扔垃圾?

□ 王涵

我国古代如何对待乱扔垃圾?查了一下史籍,发现规定严厉得吓人。

在殷商时代,城市百姓如果将垃圾倾倒在街道上,会受到斩手的严厉处罚。

“断其手”的规定维持到秦汉。西汉也是如此。《盐铁论·刑法篇》中也提及:“弃灰于道者被刑。”如何“刑”法?《汉书·五行志》又作具体的解释:“商君之法,弃灰于道者,黥。”“黥”就是在罪犯脸上刺字。

到了唐代,稍微宽松些,《唐律疏议》中记载:“其穿垣出秽污者,杖六十;主司不禁,与同罪。”这是说,凡在街道上乱扔垃圾的人,会被判处六十天板的惩罚。

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繁华期,当时的开封、杭州都有上百万人口。宋人又如何处理城市垃圾?对乱扔垃圾的处罚为:“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,杖六十。主司不禁与同罪。”宋朝还设置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做“街道司”,专门管理城市的环境卫生。

在清代,也不准百姓随便乱扔垃圾,但处罚又减轻了一点。清律将宋律中的“杖七十”,改为“笞四十”。虽然少打了三十记板子,但毕竟不好受。

如今提倡垃圾分类,体现了文明社会的管理体制,人人自觉执行,垃圾各得其所,何其幸也。

飞机上与你相拥

(外一首)

□ 杨玉勇

你高山之高,云岭之巅
我在努力寻找……
春城昆明

你四季如春
却让木香花湿雨沉沉
你的雨
让我从树叶上探望
让滇池的水荡漾碧波

蓝花楹的风景
沐浴在太阳雨中
铺开紫色的绸缎
让我飞机上与你相拥

乘动车与你约会

你的影子在我心中
很长 很长
我乘动车与你碰撞
在冷暖的时光
走着 走着
一下子被岁月融化了

云朵下
动车飞奔的影子
映出你的脸庞
淹没岁月的回忆
依窗遥望的盼
在飞奔的撕裂里
与你约会